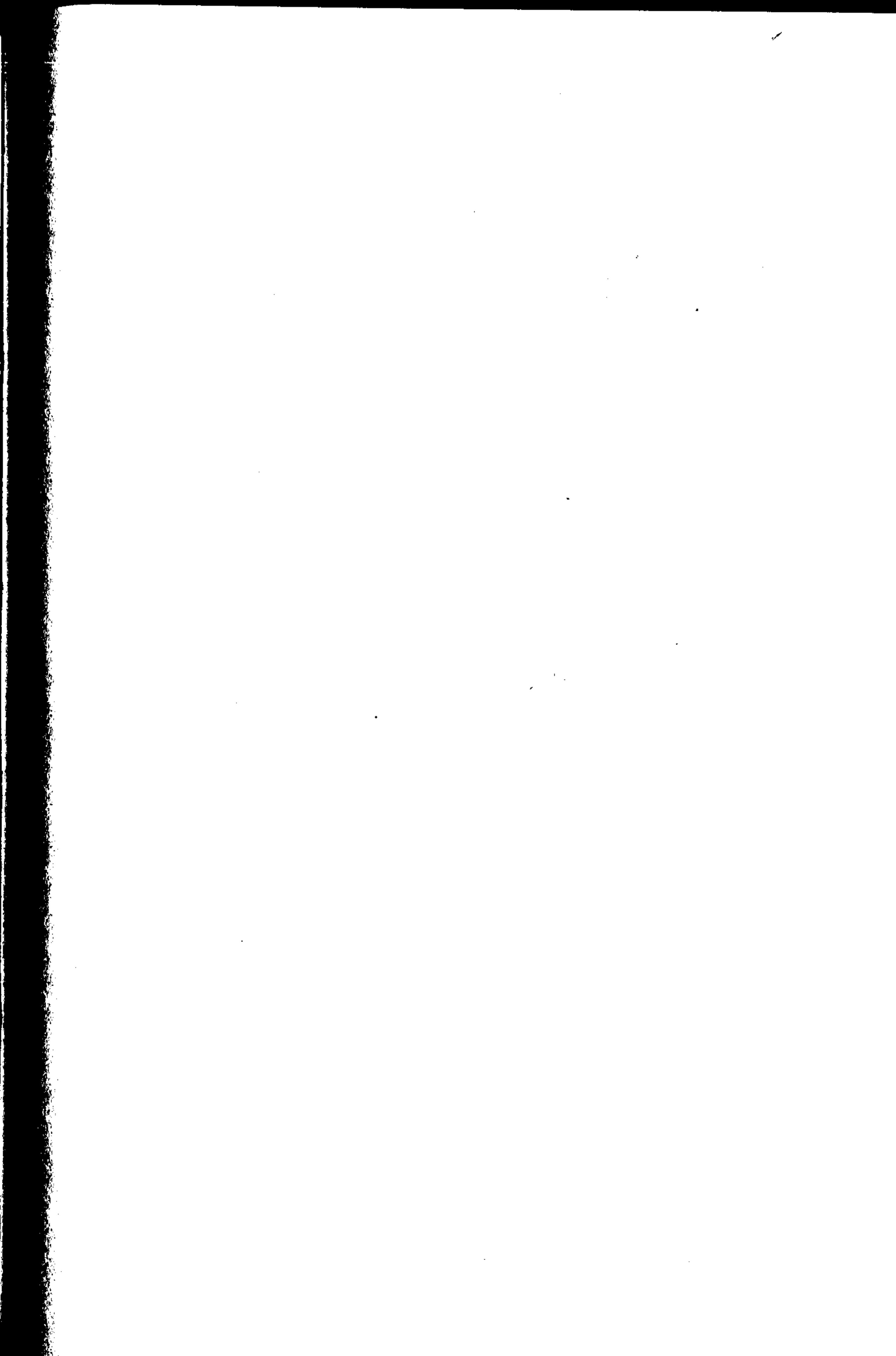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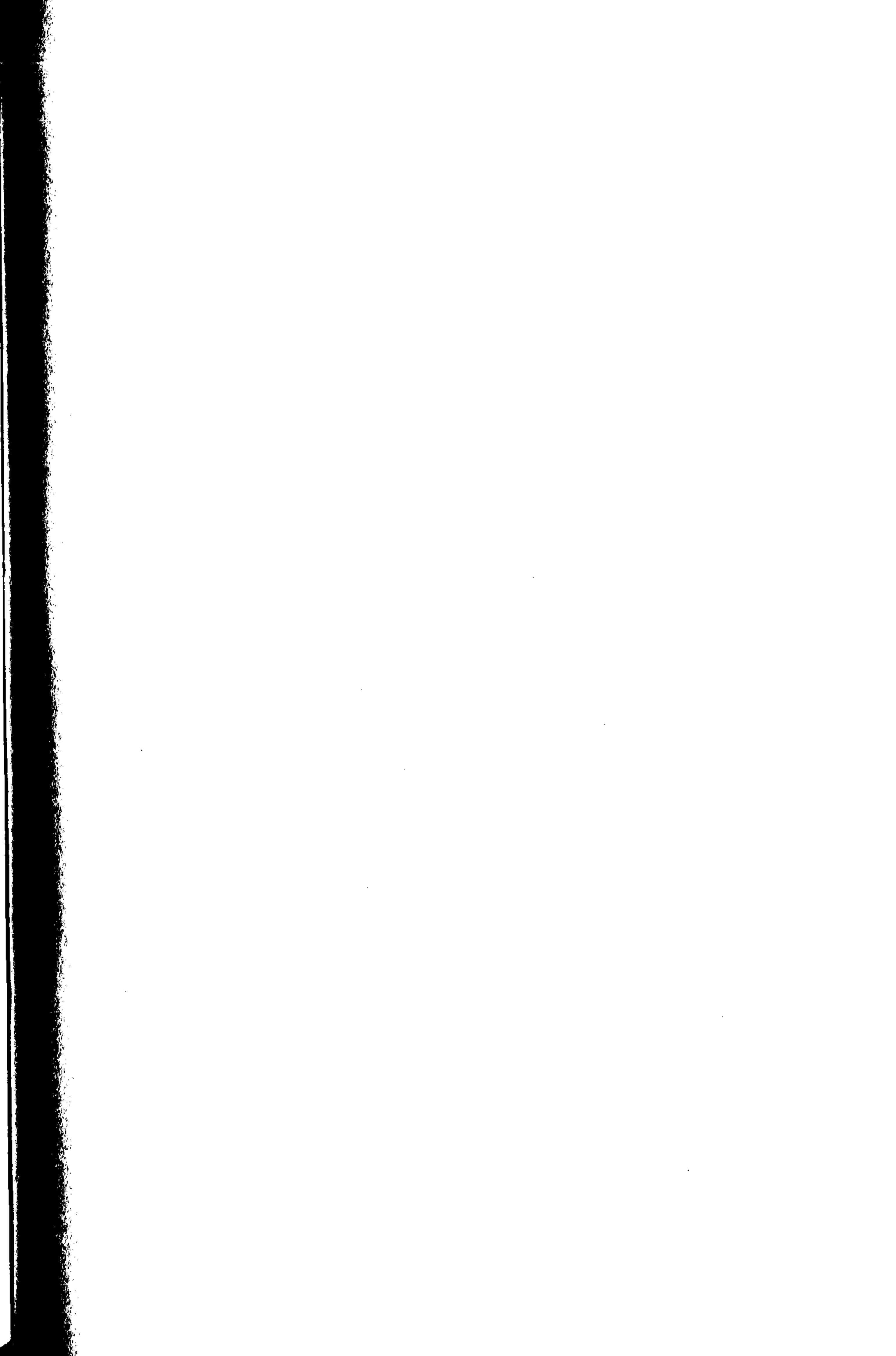
通鑑注辨正

田漢雲點校



序

注書之難久矣。杜征南、顏秘書，世稱左、班功臣，而規其過、刊其誤者，猶時有之。非後人之輕議古人也，考稽異同，求其是而已矣。竹汀先生熟于全史，正史之外，獨愛溫公通鑑。謂天台胡氏注援引詳贍，最有功于是書，亦不能無千慮之失。因摘其尤甚者辯而正之，得百四十餘條，置巾箱中未嘗出以示人也。宙裏于撰杖之暇受而讀之，乃知梅磧以地理名，而疏踳處殊不少。如漢建安之益州郡在南中，非僑治成都郭下。晉咸和之東海郡僑治京口，非海虞。耿令貴刺南郢州，在今隨州，非東魏之南郢。魯天念克黃城，在今黃陂縣，非淮北之黃城。梁二十三州，當舉衡、桂、霍，不當數宛、冀、秦。揚州二郡、沔中七郡、荊州四郡、豫州四郡，晉史歷歷可據，而注妄以意揣之。非先生剖析精到，必且疑誤後學。至于聲音、文字、職官、氏族，偶舉一隅，良多啓悟。讀胡氏注者兼讀是編，庶無偏信之失乎。爰鐫諸木，以貽同好者。壬子十月，元和受業生戈宙襄。



通鑑注辨正卷一

周安王二十五年。注：考異自魯僖公五年至漢元帝初元二年，六百餘年間十一月朔旦冬至，相距皆七十六年，此最爲得實，又與魯世家注、皇甫謐所記歲次皆合，蓋謂劉彝叟長曆也。

按：考異所稱「本志」謂漢書律曆志也。漢志又本之劉歆三統術。胡氏以爲劉羲叟

長曆，誤矣。「彝叟」當作「羲叟」，後條同。

注：「漢武帝太初元年，初用夏正定曆，史記曆書是年書闕逢攝提格，目錄書疆圉赤奮若。闕逢攝提格，甲寅也；強圉赤奮若，丁丑也，有二十四年之差。溫公用彝叟曆，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彝叟曆。」按：太初之元，歲在丁丑，見于續漢志。自後漢以來，初無異說，豈待劉羲叟、邵堯夫始定乎？劉氏長曆推秦、漢以來朔閏精密，故溫公用之。若干支紀年，史策分明，無勞推算也。史記所稱「闕逢攝提格」者，則主太陰所在。而言古人紀歲，或用太陰，或用太歲，元有兩法，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。後漢術家始專用太歲，又去超辰不用，故于太初之元聚訟紛如。予于史記考異中嘗詳論之。

三十六年。考異曰：「史記蘇秦傳：『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。』又云：『秦使犀首欺齊、魏，與共伐趙。』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。」齊、魏伐趙，敗從約，止在明年耳。秦本紀：「惠文王七年，公子卬與魏戰，虜其將龍賈。」後二年事耳，烏在其不窺函谷十五年乎！此出于游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。今不取。」按：張儀說楚王云：「秦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、趙者，陰謀有吞天下之心。」其說趙王亦云：「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。」則當時果有此事，非誇大之詞也。蘇秦從約之成，在趙肅侯十八年。又十五年，則趙武靈王之九年也。是歲張儀始以連衡說魏。此十五歲之中，秦惟出兵攻魏，間一年，則趙武靈王八年。而後張儀得以說破之，則合從擊韓，不聞及它國。迨五國擊秦之師不勝，在趙武靈王八年。而後張儀得以說破之，則合從固有成效。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，亦未盡然也。龍賈之禽，考異云在後二年，而通鑒書于是在後四年。通鑒于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」一語亦未刪去，與考異意不甚合。

報王四十五年。許歷請刑。趙奢曰：「胥後令邯鄲。」注：「胥，語絕。許歷請刑，趙奢令其目待也。敢諫者死，邯鄲之令耳。今既進軍近闕與矣，許歷之諫固在邯鄲之後，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殺之。故曰『後令邯鄲』。」按：小司馬改「邯鄲」爲「欲戰」，屬下句，固出臆斷。注

以「後令邯鄲」爲句，亦曲。愚意「胥後令邯鄲」五字當作一句讀。邯鄲，趙王所都，言當待

趙王之令也。

初，魏人范雎。注：「雎，音雖。」按：史記索隱、正義于「雎」字無音。依注讀，則字當从目旁。考武梁祠畫像作「范且」。「且」與「雎」同。字宜从「且」不从「目」矣。古人名「且」者甚多。如穰且、豫且、龍且、夏無且之類，皆讀子余切。范雎、唐雎亦宜同此音。刊本作「雎」，

蓋轉寫訛混。注讀爲「雖」，失之甚矣。

五十六年。秦遣使謂趙王曰：「不得齊首，吾不出王弟于關。」按前書，趙惠文王薨，子孝成王立，至是已七年矣。平原君爲惠文王之弟，于孝成爲叔父。惠文已歿，不當更稱「王弟」。此溫公偶失檢照。注亦未能糾正也。范雎在秦用事已久，此誘執平原君事必在惠文之世。

通鑑因有「虞卿棄相印，與魏齊偕亡」之語，故繫之此年，恐未可信。

秦始皇二年，秦公將卒攻卷。注：「索隱曰：「秦，邑名。秦公，史失其姓名。」」按：古有「秦姓。此秦公當是姓，史失其名耳。漢有涿郡太守秦次公、樂安相秦季公。見孔廟禮器碑。九年。舍人嫪毐。注：「師古曰：「嫪，居虯翻。許慎：郎到翻。」」按：說文之時，未有翻切。

今本乃徐鉉依唐韻增入，非許君意也。

二十四年。虜楚王負芻，以其地置楚郡。注：「秦三十六郡，無楚郡。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。後分爲九江、鄣、會稽三郡。」按：史記楚世家有「滅楚，名爲楚郡」之文，故通鑑從之。其

實秦未嘗置楚郡也。秦始皇父名楚，當時稱楚爲「荆」，豈有轉以名郡之理。孫檢云：「滅去楚名，以楚地爲三郡。」其說是也。史記「楚郡」之「楚」蓋衍字。後人因此謂三十六郡之外有「楚郡」固謬，胡氏謂暫置而後分，亦非也。

二十八年。乃西南渡淮水，之衡山、南郡。注：「班志：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。」按：始皇由彭城西南渡淮水，先至衡山，次至南郡，則非湘南之衡山矣。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，都邾。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勃爲衡山王，都六。秦、漢時稱衡山者，皆指江北淮南之地。

漢高帝五年。田橫懼誅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，居島中。注：「史記正義曰：海州東海縣有島山，去岸八十里。按北史，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。是島因橫居之而得名。」陳景雲曰：「杜佑通典亦云：東海縣田橫所保鬱洲，亦曰郁洲。是唐人皆以橫所居島爲在海州。」胡注既引史記正義，又引楊愔事，似愔亦嘗匿此地矣。按北齊書及北史皆云愔潛之光州，東人田橫島。齊神武令光州刺史搜訪。以禮發遣。魏之光州，于隋爲東萊郡。隋志云：東萊郡即墨縣有田橫島。是愔匿即墨海島，史文明甚。若海州之地，此時屬蕭梁，愔不得越境至此也。則田橫所居島當以三史爲是。」大昕案：梁大同元年，楊愔逃于田橫島。注引東萊郡即墨縣之田橫島。此爲得之。

高后七年。立平昌侯太爲濟川王。注：「濟川即濟南、濟北之地。蓋割齊封之。」按：高后

元年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，呂產徙王梁，而太代王其地。濟川與呂本一國，非至是始割齊封之也。

八年，呂王產居南軍。「呂」當作「梁」。下文云以「呂王產」爲相國亦當作「梁」。注未舉正。文帝二年。歲惡不入，請賣爵子。注：「請賣爵子，猶言請爵、賣子也。入粟得以拜爵，故曰請爵。」予謂注說非也。漢時民賜爵至公乘而止。爵過公乘，得移與子若同產。同產子有罪，得以爵贖。貧者，得賣與人。如淳漢書注謂：賣爵級又賣子者。蓋得其實。胡氏未達漢制，臆造此說。

十六年。白石侯雄渠。注：「班志：金城郡有白石縣。正義曰：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。」按：金城郡，昭帝所置。漢初尚在塞外。雄渠爲齊悼惠王之子，所封當在齊地。正義得之。

陽周侯賜。注：「陽周縣屬上郡。」按：注所據者小司馬索隱之文。今史記作「周陽」。正義引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。予謂淮南王子三人同時封侯，阜陵、東城皆淮南故地，則周陽亦當在淮、楚之間。不特非上郡之陽周，亦恐非河東之周陽也。

元狩元年。夫吳王王四郡。注：「四郡：東陽郡、鄣郡、吳郡、會稽也。豫章郡別屬淮南國，不在吳云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。四郡者，東陽、鄣、吳、會稽也。豫章郡別屬淮南國，不在吳濞封內。注家以史有削吳豫章郡之文，并數豫章，不知當時所削者鄣郡，非豫章，史衍「豫

字耳。漢初，吳與會稽實是兩郡。灌嬰傳：「破吳郡長吳下，遂定吳、豫章、會稽郡。」是會稽之外，更有吳郡矣。史或稱三郡者，吳即會稽所分，言吳可以包會稽也。

元封三年。左將軍使右渠子長、降相路人之子最。注：「師古曰：路人先已降漢而死于道，故謂之降相。」按：「降」字當連上句。「長降」者右渠子名也。史記功臣表作「長陥」。陥，始落切，與「降」聲相近。小顏說非是。

六年。岑娶代立，爲昆彌。注：「班史云：昆莫，王號也。名獵驕靡，後書『昆彌』云。」顏注曰：昆莫本是王號，而其人名獵驕靡。故書云昆彌。昆取昆莫，彌取驕靡。彌、靡音有輕重耳。後遂以昆彌爲王號。按：昆莫、昆彌，一聲之轉。譯字雖異，名號未改。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爲號也。

元平元年。願將軍詳大義，參以耆龜豈宜。注：「句斷。言參以耆龜，卜其宜與不宜也。」

按：「豈宜」二字當連下「褒顯」爲句。注誤。

竟寧元年。貢、薛、韋、匡迭爲宰相。注：「師古曰：貢禹、薛廣德、韋玄成、匡衡迭互而爲丞相也。」按：貢禹、薛廣德皆御史大夫，非丞相。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，故亦有宰相之稱。注云「丞相」則誤矣。

永始元年。于是左將軍辛慶忌、右將軍廉褒、光祿勛琅邪師丹、太中大夫谷永。注：「四人皆中朝官。」按：孟康以大司馬、左右前後將軍、侍中、常侍、散騎諸吏爲中朝，則光祿勛、太

中大夫不在中朝官之列，而師丹、谷永得稱中朝者，光祿勛掌宮殿掖門戶，于九卿中最爲親近。昭、宣以後，張安世、蕭望之、馮奉世、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之。楊惲、孔光皆以光祿勛加諸吏。王嘉傳亦以光祿勛馬宮列于中朝，又其證也。谷永以太中大夫而與議者以加給事中也。給事中，掌顧問應對。孔光罷相後，徵拜光祿大夫、給事中，而自稱「備內朝臣，與聞政事」。則給事中爲中朝信矣。

建平四年，契國威器，共其家備。注：「李奇曰：契，缺也。」晉灼曰：契，取也。師古曰：李說是。按：「契」與「挈」同，非「契缺」之義。晋說近之。

始建國三年，并州、平州尤甚。注：「此時未有『平州』。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，魏始分幽州置平州。『平』字誤。」按：西河郡有平周縣。「周」與「州」古字通用。路博德傳：「西河平州人」，即平周也。西河本屬并州，故云「并州平州」，非遼東之平州也。

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。注：「龔勝，楚人。史逸其所居縣。」潛丘札記云：「勝本傳末云：勝居彭城廉里。是史不獨載所居縣，且標名其里。胡氏胡未之考耶？」

更始二年，西防賊帥山陽佼疆。注：「賢曰：『西防，縣名。』考兩漢志無西防縣。」按：前漢志山陽縣有「西陽縣」，疑是「西防」之訛。

建武三年，帝自將征鄧奉，至堵陽。注：「杜佑曰：『唐州方城縣，漢堵陽縣。』應劭曰：『堵陽，景帝改爲順陽。』三說不同。」按：兩漢志皆有堵陽縣。哀帝改順陽爲博山以封孔光。

後漢復爲順陽。故續志有順陽，又有堵陽。初無改堵陽爲順陽之事。其誤始于水經注，而史記正義因之。應劭本無此說也。

建武五年。帝至蕃。賢曰：「蕃，音皮。」古人讀「皮」如「婆」。詩「番維司徒」，古今人表作司徒皮。左氏「牛則有皮」，與多那韻；「縱其有皮」，與何韻，是其證也。既夕禮「設披」，今文「披」爲「藩」，蓋蕃、藩皆有婆音。

永平三年。封皇子建爲千乘王。注：「郡國志：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郡。」按：西平昌縣屬平原郡，與千乘本非一地。今郡國志以「西平昌」三字錯入樂安國注中，乃刊本之誤。據此注，則宋板已然，梅磾亦不能訂正也。

永元二年。紹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爲常山王。注：「章和元年淮陽頃王昺薨。未及立嗣，而國有大喪。今乃紹封。」晦之曰：「注說非也。昺薨以無子國絕，至是始以小子紹封，乃特恩也。若果例得襲封，當年即應嗣爵。雖國有大喪，何至遲至三年之久耶？」

延熹二年。將使玄黃改色、鹿馬易形乎。按：「玄黃改色」亦趙高事。鄭注禮器云：「秦二世時，趙高欲作亂，或以青爲黑，黑爲黃，民言從之。」是也。注以「玄黃改色」爲天地顛倒，失其旨矣。

建安十二年。經白檀、歷平崗、涉鮮卑庭。注：「白檀縣，屬右北平郡。宋白曰：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。」按：漢志白檀縣屬漁陽郡，非右北平也。水經注：「濡水東南流，逕漁

陽白檀縣故城北。濡水，今灤水也。白檀爲灤水所經，當在今古北口外，灤河之濱，非唐之檀州地矣。後漢省白檀縣，元魏復置縣，爲密雲郡治。而郡實治提攜城，則白檀亦治提攜，非漢故縣矣。宋白所稱亦後魏之故城耳。平崗即平剛，漢縣，屬右北平郡。胡氏亦失注。

十九年。以軍師、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、將軍、益州太守。注：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。武帝所置之益州，劉蜀爲南中地。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并治成都郭下。按：益州太守無與蜀郡守并治成都之事。亮亦未嘗爲益州太守。注殆誤也。下

文云「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并署左將軍府事」，此益州太守當連下讀，蓋董和之官也。蜀志董和傳：遷益州太守。與蠻夷從事，務推誠心，南土信而愛之。此益州，即南中之證也。傳又云：先主定蜀，徵爲掌軍中郎將，與軍師、將軍諸葛亮并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。胡氏誤以「益州太守」四字屬上句，遂臆造此和自益州太守徵還，與亮并署軍府事之證也。

此說。

二十年。觀兵于吳會。注：吳會謂吳地爲一都會。會，讀如字。一說「吳會」謂吳、會稽二郡之地。會，音工外翻。予謂後說是也。范成大吳郡志云：「世多稱吳門爲吳會，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。自唐以來已然，此殊未穩。今客館有吳會亭，尤誤。天下都會之處多矣，未有以其地名冠于「會」之一字而稱之者。」吳本秦會稽郡。後漢分爲吳、會稽二郡，後世指一浙之地，通稱吳會，謂吳與會稽也。諸葛亮曰：「荊州北據漢、沔，西通巴、蜀，南連

吳會。」謂北則漢與沔，西則巴與蜀，南則吳與會，皆指兩地爲說。南連吳、會，通言二浙江南之形勢，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？莊子釋文「浙江」注云：「浙江今在餘杭郡。後漢以爲吳會分界。今在會稽錢塘。」其云「分界」，則言兩地尤明。褚伯玉，吳郡錢塘人，隱居剡山。齊太祖即位，手詔吳會二郡，以禮迎遣。此證尤切。六朝時亦有下吳、會二郡各造船若干者。如此類甚多。施宿會稽志云：「按三國志謂吳郡、會稽爲吳、會二郡。張紘謂」收兵吳會，則荆揚可一。」孫賁傳云：「策已平吳會二郡。」朱桓傳云：「使部伍吳會二郡。」全琮傳云：「分丹陽、吳、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。」前輩讀爲「都會」之「會」，殆未足據。此二志則吳會爲兩郡名，信而有徵。近儒又引漢書吳王濞傳「上患吳會輕悍」，以爲漢初元有此名，如曰「吳都」云爾。然今本史記、漢書「吳會」下本有「稽」字。且漢初本有吳郡。灌嬰傳：「渡江破吳郡長吳下，得吳守，遂定吳、豫章、會稽郡。」吳、豫章皆不在秦三十六郡之數，當是項氏所置。即使濞傳云「吳會」，亦是兩郡名之證，豈取「都會」之義乎？

魏太和二年。此臣之未解一也。注：「解，讀曰懈。言未敢懈怠。」陳景雲曰：「未解，猶言未曉。注言『未敢懈怠』，非也。」

晉咸和三年。詔諭三吳吏士。注：「漢置吳郡，吳分吳郡置吳興郡，晉又分吳興、丹陽置義興郡，是爲三吳。」酈道元曰：「世謂吳郡、吳興、會稽爲三吳。」杜佑曰：「晉、宋之間以吳郡、吳興、丹陽爲三吳。」按：下文云「三吳之豪請都會稽」，則會稽爲三吳之一審矣。酈說是

也。范成大吳郡志云：「三吳之說，世未有定論。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丹陽、吳興爲三吳，又以義興、吳興及吳爲三吳。郡國志謂吳興、義興、吳郡爲三吳，又云丹陽亦曰三吳。元和郡國圖志亦曰與吳興、丹陽爲三吳。酈元注水經云：『永建中分浙江爲吳，東爲會稽，後分爲三，號三吳。』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。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、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吳。時冰爲吳郡太守，舒爲會稽太守，是時吳、會稽皆爲王國，冰爲吳內史，舒爲會稽內史。則是吳郡、吳興、會稽爲三吳。又孫恩攻陷會稽，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。陶回爲吳興太守時，大饑，穀貴，三吳尤甚。回開倉賑之，不待詔及，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，一境獲全。詔會稽、吳郡依回賑恤。據此，則吳郡與吳興、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。又虞潭傳：蘇峻反，潭爲吳興太守，詔加潭督三吳、晉陵、宣城、義興五郡事。又寧康二年，太后詔曰：「三吳奧壤，水旱并臻，宜時拯恤。三吳、義興、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，全除一年租。」據此兩處，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，而太后之詔，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。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，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邪？或云虞潭所督三吳、晉陵、宣城、義興計六郡，而稱「五郡」，潭自爲吳興太守矣，增督五郡，蓋丹陽其一也。又以太后詔考之，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。桓寶救三吳者，以孫恩既陷會稽，遂逼吳中故云。今當以十道四番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。」以上皆范氏說。予謂石湖以吳郡、吳興、會稽爲三吳，其說既信而有徵矣；而不能堅持其說者，泥于三吳必三郡耳。予請以一言解之曰：三秦之名始于雍、塞、

翟三國。後之言三秦者不止三郡也。三齊之名始于齊、濟北、膠東三國，後之言三齊者亦不止三郡也。三吳之稱晉以後始有之，其實即西漢會稽一郡之地。漢人多稱吳會者，其時未有吳興也。孫吳始立吳興郡，而吳遂分爲三。厥後會稽又分爲臨海、永嘉、東陽等郡，吳郡又分爲晉陵、義興諸郡，要皆以三吳該之。通鑑：「晉安帝即位以來，內外乖異，石頭以南皆爲荆、江所據，以西皆豫州所專，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，朝政所行，惟三吳而已。」及孫恩作亂，八郡皆爲恩有。「八郡」者，吳郡、吳興、義興、會稽、臨海、永嘉、東陽、新安也。然則三吳可以該八郡矣。宋書吳喜傳：「明帝詔曰：泰始初東討，正有三百人，直造三吳。凡再經薄戰，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，無不清蕩。百姓聞吳河東來，便望風自退，若非積取三吳人情，何以得弭伏如此。」然則三吳并可以該十郡矣。十郡者，于前八郡外增晉陵、南東海也。若丹陽，則斷不在三吳之數。何也？丹陽，漢舊郡，非吳、會稽所分。典午南遷，丹陽遂爲京邑。杜佑謂晉、宋之間以丹陽爲三吳之一，于史實無正文。即以虞潭傳言之，潭爲外郡太守，豈得侵京尹之權乎？自唐以來，丹陽徙治曲阿，于晉爲晉陵郡地，在漢則吳郡地也。以丹陽爲三吳之地，乃唐以後之丹陽，非晉、宋之丹陽也。通鑑梁太清三年，侯景將宋子仙攻會稽，東揚州刺史南郡王大連棄城走。于是三吳盡沒于景。則會稽爲三吳之一，又何疑焉？

立大業、曲阿、廢亭三壘。

注：「丁度曰：廢亭在吳興。」

陳景雲曰：「是時諸軍築白石壘，

在臺城西。又立大業三壘以分賊勢。何事遠築壘于吳興乎？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攻沈法興，取京口。法興遣兵拒戰于凌亭。胡注以凌亭在毗陵西北。彼注是也。元和郡縣志：凌亭在丹陽縣東四十里。」

四年。都督豫州、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、豫州刺史。注：「豫州、揚州之江西，淮南、廬江、弋陽、安豐、歷陽等郡也。」按：是時豫州僑治蕪湖而兼督揚州之淮南、歷陽、廬江諸郡，所謂「揚州之江西」也。庚亮既爲豫州刺史，則豫州諸郡自在所督之內，何庸更舉耶？史凡言某州之某郡者，非其所領，又不全督彼州，故別而出之。胡氏于此都未了了。

咸康八年。以何充爲驃騎將軍、都督徐州、揚州之晉陵諸軍事，領徐州刺史，鎮京口。注：「徐州實郡在江北者，實有廣陵、堂邑、鍾離三郡。而揚州之境以晉陵郡屬徐州，故云都督徐州、揚州之晉陵諸軍事也。」按：是時徐州僑治京口，爲晉陵之丹徒縣地。故刺史兼督晉陵一郡，非即以晉陵屬徐州也。揚州之晉陵與上徐州不相屬，胡氏誤連讀耳。

建元元年。以庾冰都督荆、江、寧、益、梁、交、廣七州，豫州之四郡諸軍事，領江州刺史。注：「豫州四郡：宣城、歷陽、廬江、安豐也。」按：豫州四郡，謂汝南、西陽、新蔡、潁川也。南渡以後，僑立豫州諸郡于江、淮之間。常以江州刺史督之。若宣城、歷陽、廬江，乃揚州所屬。南渡常以豫州刺史鎮合肥或鎮歷陽，故兼督歷陽、廬江諸郡。或移鎮蕪湖，則并督宣城郡，要非豫州實土。注以當豫州四郡，誤矣。」

二年。褚裒上疏，固請居藩，改授都督徐、兗、青三州、揚州之二郡諸軍事、徐、兗二州刺史。

注：「揚州之二郡，晉陵、義興也。」按：晉書袁傳云：「揚州之晉陵、吳國。」此云「二郡」者，省文也。南渡初以吳郡海虞縣北境爲東海郡，故徐州刺史兼督吳郡。永和以後，東海移治京口，領徐州者唯督晉陵，不更督吳郡矣。注以義興當二郡之一，蓋失之。

升平五年。桓溫以其弟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，兼新野、義城二郡太守。注：「沔中七郡，魏興、新城、上庸、襄陽、義成、竟陵、江夏也。」按：晉書桓豁傳不載七郡之名，而桓沖傳云遷督荊州之南陽、襄陽、新野、義陽、順陽，雍州之京兆，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，義成、新野二郡太守，鎮襄陽。沖、豁相繼當此任，則沔中七郡之名當以沖傳爲據。胡氏以意揣之，殊非其實。「義城」當作「義成」。

興寧元年。司馬綸騫。注：「綸，姓也。姓譜曰：魏志：孫文端臣綸直。」陳景雲曰：「孫文端，當作『公孫文懿』，即公孫淵也。唐人撰姓譜，避諱，故舉其字。綸直事見晉書宣帝紀。魏志無之。」

三年。以右將軍桓豁監荊州、揚州之義城，雍州之京兆諸軍事，領荊州刺史。注：「桓宣從淮南鎮襄陽，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成郡于穀城，蓋有揚州之民而又置揚州僑縣于穀城。穀城，荊州統內之地也，故曰荊州、揚州之義成。」予謂注說非也。桓豁領荊州刺史，則荊州所統諸郡皆在所監之內，義成、京兆二郡僑治荊州境，非荊州所屬，故又別而出之。如注所

言，是豁止領兩郡耳，豈復成荊州刺史乎？當于「荊州」句絕，「揚州之義城」別自爲句。凡

刺史都督它州之郡皆宜如此讀，胡氏未審句讀，故有此失。

太和四年。注：「晉都建康，以京口爲北府，歷陽爲西府，姑孰爲南州。」按：北府、西府本無定所，特就當時軍府之號稱之。徐、兗二州都督多帶北中郎將或平北、安北將軍，故稱「北府」。晉書食貨志：「荀羨爲北府都督，鎮下邳。」是不獨京口稱「北府」也。豫州都督多帶西中郎將或安西、鎮西將軍，故稱「西府」。桓溫傳：「詔以西府經袁真事，故軍用不足，給世子熙布三萬匹，米六萬斛。」其時豫州治壽春。劉毅傳：「西府二局，文武盈萬。」其時豫州治姑孰。是不獨歷陽稱「西府」也。王敦、桓玄皆以揚州牧鎮姑孰，故姑孰有「南州」之稱。

咸安元年。遣東海內史周少孫。注：「元帝割吳郡海虞縣北境爲東海郡。」按：宋書州郡志：「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。至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。」咸安改元在永和之後。其時東海郡治京口，非海虞北境矣。注誤。

隆安三年。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。注：「荊州四郡，謂長沙、衡陽、湘東、零陵也。」是時桓玄爲江州刺史，其加督四郡，當是江夏、竟陵、隨、義陽也。以何無忌傳推校得之。注說未審所據。

元興元年。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、征討大都督、都督十八州諸軍事。注：「時晉之境

內有揚、徐、南徐、兗、南兗、豫、南豫、青、冀、司、荆、江、雍、梁、益、寧、交、廣十八州而已。元顯盡督之。」按：十八州史無正文。胡氏以意度之。然兗、豫之分始于宋代，徐州之分亦在元興以後。宋書州郡志云：「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，淮南猶爲徐州。」是東晉之世不但無南兗、南豫，并無南徐之名也。唐人修晉史者不諳地理，誤認宋志追稱，以爲晉制，固然因于地理志中輒有南兗、南豫、南徐名目。試檢紀傳，南渡百有餘年，除刺史者一一可稽，曾有除南兗、南豫、南徐者乎？胡氏此注亦承晉志之誤。今考正，當以幽、并、秦足十八州之數。

義熙元年。遺劉裕益智粽。注：「益智子肉白滑。蜜煮爲粽，味辛。粽，角黍也。」陳景雲曰：「按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，以蜜漬目睛，謂之鬼目粽，則非角黍也。」

二年。以何無忌爲都督荆、江、豫三州八郡軍事，江州刺史。注：「八郡，蓋荊州之武昌，江州之尋陽、豫章、廬陵、臨川、鄱陽、南康，豫州之晉熙。」按：注說非也。以晉書本傳考之，蓋謂荊州之江夏、隨、義陽、綏安，豫州之西陽、新蔡、汝南、潁川耳。尋陽等郡元在江州管內，不須更舉。且江州所領亦不止此六郡也。以史例言之，當云都督江州、荊州四郡、豫州四郡軍事，方爲得之。溫公所書亦未核。

五年。禿髮傉檀以世子武臺爲太子。注：「武臺本名虎臺。唐人修晉書避諱，改「虎」爲「武」，通鑑因之。」按：通鑑第一百六十卷稱「虎臺」者十二，第一百十九卷稱「虎臺」者五，俱

不作「武」字。蓋溫公雜采它書，前後有駁文。注家不能舉正也。

加劉裕北青、冀二州刺史。注：「晉氏南渡，立南青、冀二州于淮南，北青、冀二州于齊境。」

按：南渡僑立青、冀二州不加「南」字。至是裕兵已入齊地，故立北青、冀二州以別于僑立之州耳。注稱「南青」者，亦承晉志之誤。

九年乙卯。遣劉絜等屯西河。注：「按乙亥至丙子幾四十日。」陳景雲曰：「丙子乃乙卯」之誤。

十年，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。注：「豫州六郡，宣城、襄城、淮南、廬江、安豐、歷陽也。」按：注說非也。宋書孟懷玉傳：義熙八年，遷江州刺史，尋督江州、豫州之西陽、新

蔡、汝南、潁川，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。先是何無忌都督江州，請增督司州之恒農、揚州之松滋兩郡，合豫州四郡故云六郡。懷玉傳本云六郡。今數之止有五，蓋脫恒農一郡也。

此六郡不皆屬豫州，而通鑑稱豫州六郡已失其實；胡氏輒以宣城等郡當之，益誤矣。

十一年。加太尉裕都督南秦州，凡都督二十二州。注：「二十二州：徐、南徐、豫、南豫、兗、南兗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同、郢、荆、江、湘、雍、梁、益、寧、交、廣、南秦也。」按：是時無南豫、南兗，亦無郢州。當以揚、北冀、北青足二十二州之數。又其時有北徐州，無南徐州。「南

徐」但稱徐州。注所舉皆誤也。

十三年，魏置南雍州，以寇讚爲刺史，封河南公，治洛陽。按：是時洛陽屬晉，非讚所得治。

讚治洛陽，當在劉宋景平元年失河南以後。通鑑因讚事而連類及之耳。

元熙元年，以王康爲河東太守，遣兵救之。平等皆散走。注：「詳考上文，未知平等爲何人。」按：宋書王鎮惡傳：康保金墉城，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屯城南，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。又有亡命司馬道恭屯城西，亡命司馬順明屯陵雲臺。順明遣刺殺文榮，平復推順明爲主。則此文云「平」者邵平也。溫公刊修，前既去邵平名而于此猶存「平等」字，宜胡氏之致疑也。惜其不能引沈約史以證之耳。

宋元嘉七年。今茲害氣在揚州，一也。庚午自刑，先發者傷，二也。注：「揚州于辰在丑，而是歲在午。丑爲金庫，午爲火旺，以火害金，故害氣在揚州。庚，金也。午，火也。以火剋金，故爲『自刑』。」予謂丑與午，子與未，亥與申，寅與巳，卯與辰，戌與酉，術家謂之「六害」，故云害氣。翼氏風角曰：木落歸本，水流歸末。金剛火強，各守其方。故辰午、酉亥爲「自刑」。太歲在午，午爲「自刑」，非取相克之義。注：「皆誤。」

十三年。唯宥其孫孺。注：「唯宥諸孫之在童孺者。」陳景雲曰：按宋書，檀孺乃道濟少子邕之子。蓋盡誅諸子，唯宥一孫。

十七年。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。注：「宋白曰：漢武帝元封二年，改鄣郡爲丹陽郡，置揚州刺史，理秣陵。西州橋、冶城之間是其理處。劉繇爲揚州刺史，始移理曲阿。孫策號此爲西州。」陳景雲曰：「漢揚州刺史理壽春，晉武平吳，始移秣陵，非漢武也。劉繇刺

揚州在後漢獻帝初。時壽春已爲袁術所據，故渡江駐曲阿，非自秣陵移理也。謂西州之號始于孫策，于史亦無所見。」大昕按丹陽記：揚州廨乃王敦所創，有東南西三門，俗謂之西州。又云：會稽王道子領揚州，第在州東，故時人號爲「東府」，而號府廨曰「西州」。西州城既爲王敦所創，則謂其號始于孫策者非矣。

泰始二年。汝南、新蔡二郡太守周矜。注：「汝南郡時治懸瓠。宋以新蔡郡帖治汝南，故周矜領二郡太守，自是二郡太守多矣。」按：晉南渡後，桓沖、桓豁并領新野、義成二郡太守。

則東晉已有之。

三年。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圉城。注：「魏收地形志：魏置南青州于圉城。圉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。圉，戶困翻。」按：今本魏志，南青州治國城。「國」當爲「團」字之訛。魏書劉休賓傳：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。尉元傳：劉彧，東徐州刺史張讜，據圉城。通鑑于是年書清河張讜守圉城；次年書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，讜以團城降魏。東徐州後爲南青州。則「圉城」即「團城」之訛審矣。胡氏未知「圉城」即「團城」，故各自爲解。其實一地也。太平寰宇記：沂州縣理城本漢東莞縣城也。南燕于此置團城鎮，去東安郡三十里。城隍圓。因名「團城」。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沂水縣，是團城在今沂水縣，即漢東莞縣也。據通鑑，魏得東徐州在後一年，而是年已有東徐州刺史成固公遣兵襲朐山事，似不相應。蓋溫公因書蕭道成鎮淮陰，收養豪俊，而及垣崇祖守朐山事，非即在此。

歲也。

元徽四年。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。按太平寰宇記：句容縣有竹里山。

齊永明二年。衛軍東閣祭酒蕭衍。注：「自晉以來，公府屬長史之下有東西閣祭酒。」按：

漢許慎爲太尉南閣祭酒，不獨東西閣也。

于六鎮之北築長城。注：「六鎮，今武川、撫冥、懷朔、懷荒、柔玄、禦夷也。」按：魏書李崇傳稱上表求改鎮爲州，又言「臣以六鎮幽垂，與賊接對。州名差重于鎮，謂實可悅彼心」。又酈道元傳云：「肅宗以沃野、懷朔、薄骨律、武川、撫冥、柔玄、懷荒、禦夷諸鎮并改爲州，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。詔道元持節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，裁減去留。」則當時名爲六鎮，實不止六矣。通鑑注卷一百四十七引宋白云：「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。」據道元傳，沃野與薄骨律并舉，未審宋白何據。宮夢仁紀六鎮名有薄骨律，無柔玄，與此注異。

四年。魏分置三十八州，十三在河北。注：「蕭子顯曰：相、汾、懷、并、東雍、肆、定、瀛、朔、并、冀、幽、平、同等十三州在河北。」按：南齊書有秦州，無汾州。胡氏所見本或與今異。

注又重出「并」字。

建武元年。魏詔荆、郢、東荊三州禁勒蠻民。注：「魏初置荊州于上洛。太和中徙治穰州。置郢州于真陽。真陽，漢汝南郡之慎陽縣也。置東荊州于沘陽。」按：是時魏未得南陽。荊州移治魯陽，非穰城也。據魏書地形志，南安郡，太和十三年置郢州，十八年即齊建武元

年。改爲南中府。南安即今葉縣地。此詔所舉郢州正指此。若真陽之郢州乃孝昌中所置。其時義陽已失。魏正始元年始得義陽，置爲郢州。因僑置豫州境，非此詔之郢州也。又太和十八年置東郢州于汝陰，治社亭城。

通鑑注辨正卷二

梁天監元年。左戶侍郎劉鬷。「左戶」當作「左民」。唐人避諱追改，溫公未及釐正。天監十八年「魏左民郎中張始均」，此則當時本稱。

四年。注：「省巴州。見武帝永明二年。」「二」當作「元」。

五年。桓和擊魏南青州。注：「魏顯祖取三齊，置東徐州于圉城。」「圉城」當作「團城」。詳見前。

九年。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。「戶」當作「民」。

十年。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。注：「此據五代史志。按蕭子顯齊志。有揚、南徐、豫、兗、南充、北徐、青、冀、江、廣、交、越、荆、巴、郢、司、雍、梁、秦、益、寧、湘、南豫二十三州。時已廢巴州。當以王茂所立宛州足之。」按：王茂所立宛州旋即棄而不有，不當在二十三州之數。且齊末裴叔業以壽陽入魏，因以南豫爲豫州，則兩豫已失其一，實止二十一州耳。此二十三州當以五代百官志所載州名爲定。謂揚、南徐、荆、江、雍、郢、南兗、湘、豫、同、益、

廣、青、衡、北徐、北兗、梁、南梁、交、越、桂、寧、霍也。衡、桂、霍三州皆天監六年所置。南梁州則八年所置，其餘皆仍齊之舊。冀與青同治，秦與梁同治，又僑寓無實土，故不在此數。注家以意揣度，恐致疑誤後學，故特正之。

十一年。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，治安昌。注：「漢南陽郡有安昌侯國，晉泰始中割南陽四縣，置義陽郡，治安昌城。後義陽移治石城山上，因梁希侵逼，徙治仁順城，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。」按：魏志無南荊州。隋志春陵郡，後魏置南荊州，西魏改曰昌州。又云春

陵縣舊置安昌郡。開皇初郡廢，春陵故城在今襄陽府棗陽縣南。則非義陽之安昌矣。普通六年。大將萬俟醜奴。注：「『萬』當作『万』，音莫北翻。」按：廣韻訓万爲十千，而漢碑亦有以『万』當『萬』字者，則万、萬本一字矣。其讀如墨者，即萬聲之轉。北人聲急，往往讀去爲入。如「冒頓」并轉入聲之類。胡氏疑「萬」無入聲，因破字以就韻，所謂夏蟲難以語冰也。

令革作大小寺碑。考異曰：「南史作『丈八寺碑』。今從梁書。」按：六朝好佞佛，而魏、齊尤甚。予所見石刻，多有稱丈八佛像者，則當以「丈八」爲正。今本梁書江革傳亦是「丈八」字。溫公所據者乃誤本，而注家亦未能舉正也。

中大通元年。袁昂爲吳郡不降。陳景雲曰：「『吳郡』當作『吳興』。」四年。別將斛律敦。即斛律金之初名也。前後皆書「金」，此獨書「敦」，由雜采諸書，不能

一一更正耳。

大同九年。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。注：「魏收志：梁置南郢州，治赤石關，領定城、光城、邊城郡。五代志：光州定城縣，後齊置南郢州，非西魏境也。耿令貴亦遙領刺史耳。」按：魏收地形志有兩南郢州。注所舉治赤石關者在志第二卷，本蕭梁所置。侯景之亂始入東魏。此時梁方全盛，不但非西魏境，即東魏亦無此州也。志第三卷別有南郢州，領北遂安、馮翊、江夏、香山、永安、新平、宜民諸郡。雖未詳建立之年，然肅宗時韋朏已爲荆、郢和糴大使，南郢州刺史賀拔勝都督三荆二郢，亦謂郢與南郢也。令貴爲南郢州刺史，亦必此州矣。又考周書本紀，魏廢帝三年改南郢爲歸州。周武帝天和二年省歸州入唐州，則南郢正是西魏境，其地當在今隨州西北也。

十一年。號曰蠕蠕公主。注：「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，謂其蠕動無知識也。阿那瓌曰：蠕蠕王，雖曰以爲國號，猶鄙賤之也。至高歡納其女，號曰蠕蠕公主，則徑以爲國號，不復以爲鄙賤矣。」按：柔然，北方之國，不通中華文字。史家據譯音書之，或稱「茹茹」，或稱「芮芮」，其實即「柔然」二字之轉也。「柔然」「茹芮」同屬日母。明元易「茹」爲「蠕」，不過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，元非改其國號。北史后妃傳中或稱蠕蠕公主，或稱茹茹公主，猶言柔然公主云爾。通鑑于紀事例稱柔然，而述魏人之詞則曰蠕蠕。至如阿那瓌之封王，其女之稱公主，亦當從紀事之例。偶沿舊史，元文不及畫一刊改。注家未通譯語，又從爲之辭，殊多

事矣。

太清二年。武州刺史蕭弄璋。注：「武陵郡，梁置武州。」按：隋志下邳縣，梁曰歸政，置武

州。下邳郡，非武陵之武州也。注誤。

三年。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。注：「江右四州：南豫、西豫、合州、光州。」按：下文云：景以夏侯譖爲豫州刺史，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，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。又啓云：高澄已得壽陽、鍾離，臣無所投足。則所割江右四州，當是豫、合、東徐、北徐也。是時懸瓠已失，壽陽

仍爲豫州，東徐州治宿豫，北徐州治鍾離。合州即合肥也。

大寶元年。立皇子大圜爲樂梁王。注：「樂梁，史無所考。」按：隋志，始安郡富川縣舊置

臨賀、樂梁二郡，平陳并廢。此即大圜所封。注以爲「史無所考」者，失之。

承聖元年。景下海，欲向蒙山。注：「魏收志：『東安郡新泰縣有蒙山。』景欲浮海趨山東復入北也。」按：新泰之蒙山不在海濱，恐別有一蒙山。

陳太建四年。突厥它鉢謂其下曰：「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，何憂于貧。」注：「在南兩兒，謂爾伏、步離，二人所部皆南近中國。」按：「在南兩兒」指周、齊二國，蓋嫚語也。注誤。

五年。趙彥深私問計于源文宗曰：「吳賊侏張，遂至于此。」注：「侏，舊音張流翻。蓋因書『壽張爲幻』，爾雅『壽』作『𠙴』，遂有此音。按類篇『侏』音張流切，其義華也。書所謂『𠙴張』，其義誕也。以文理求之，皆于此不近。姑闕之以待知者。」按：揚雄國三老箴云：

「負乘覆餗，奸寇侏張。」宋書蓋吳表：「獮狁侏張，侵暴中國。」魏書趙修傳：「擅威弄勢，侏張不已。」島夷傳：「桓玄侏張。」「侏張」與「鴟張」意相似。惠仲孺曰：「侏張，猶張大也。」周禮甸祝「禡牲」「禡馬」，鄭康成讀「禡」爲「侏」，大也。太玄曰：「修侏侏，比于朱儒。」侏侏，長大貌。言雖長大，與朱儒等也。

五月。陽平郡降。注：「以地形志考之，梁置淮州，治淮陰城。其屬有陽平郡，治陽平城，其地當在淮陰城西。」按：下文「九月，陽平城降」，注引五代志：「安宣縣，梁置陽平郡。」安宣，今寶應縣，與淮陰不遠，實一地也。

齊主游南苑，從官賜死者六十人。注：「史言齊主淫刑以逞。」按：北齊書「賜」作「喝」。說文：「喝，傷暑也。」齊主以六月出游，故從官多中暑而死者。通鑑作「賜」，乃傳寫之訛。注家不能校正，譏其淫刑以逞謬矣。

吳明徹進攻仁州。注：「地形志：梁置仁州，治赤坎城。蓋在山陽縣界。」按：地形志之仁州領臨淮一郡，郡領己吾、義城二縣。以隋志考之，蓋隋彭城郡穀陽縣地，與山陽界殊遠。注殆誤矣。然是時明徹方由秦郡進趨壽陽，豈能遽抵其地。或史有訛字。太平寰宇記：「赤坎故城在虹縣西南一百九十五里。」

周吳克巴州、淮北、絳城及穀陽，土民并殺其戍主以城降。注：「絳城蓋虹縣城，音同而字異耳。五代志：彭城郡穀陽縣，後齊置穀陽郡。」按：此注似是而非。蓋此文承「周吳克巴」

州之下，後齊之巴州，今黃岡縣也，與淮北遠不相及。據吳傳本作「江北諸城」，而宣帝紀作「淮北絳城」，明是訛字。穀陽蓋亦江北之地。胡氏乃引彭城之穀陽以傳會之，非其實矣。

九月。陽平城降。注：「五代志：江都縣安宜郡，梁置陽平郡。」按：上書陽平郡，此書陽平城。胡氏前引魏志，後引隋志，欲析而二之，其實無可析也。考魏志，楚州所領有陽平郡，領陽平、濮陽二縣。東魏之楚州治鍾離城。或前所書者，安宜之陽平，後所書者鍾離之陽平乎？

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。注：「地形志：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。按東魏置譙州于澠陽，則黃城亦其屬縣也。蓋下蔡在淮北，而黃城在壽陽西。」按：注說非也。考陳本紀黃城既降之後，詔以黃城爲司州，治下爲安昌郡，又立漢陽、義陽二郡，并屬司州，則黃城當亦齊之重鎮。隋志：黃陂縣，後齊置南司州，後周改曰黃州。又有安昌郡。則黃城即黃陂城，因後齊嘗置南司州，故陳亦仍司州之名也。漢陽郡，蓋即後齊所置產州，義陽郡則隋木蘭縣地。若下蔡之黃城與漢陽、義陽又何與乎？周書杞國公亮傳：大象初與韋孝寬等伐陳，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。可證黃城即黃陂城，非淮口之黃城也。當時北征元有兩路，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、沛而入，周炅、魯天念輩別取江北蘄、黃之地。注家于此未甚分曉。六年。齊主使嬖臣研骨光弁至州。注：「研骨，虜複姓。」按廣韻：「漢複姓有研胥氏。」何

氏姓苑云：「今平陽人。」注以爲虜姓，誤也。「胥」當爲「胥」之訛。

十一年。南、北兗、晉三州。注：「五代志不載北兗州所治。」按：宋明帝失淮北，因以淮陰爲兗州治。齊、梁皆因之。對南兗而言，則爲北兗矣。陳之北兗當亦治此。

周又取譙、北徐州。注：「北徐州置于琅琊郡。」按：琅琊在淮北。是時陳所有者僅江北淮南之地，豈能遠至琅琊乎？齊、梁以鍾離爲北徐州，周所取者當即此地。

十二年。鄖州總管司馬消難。注：「按五代志：漢東郡唐城縣本梁之下溠城，後魏之濱西縣也。後魏置肆州，尋改唐州，後周省均、款、湏、歸四州入。如此，則鄖州已并省。今有鄖州總管，而志逸置總管府之地。此考史之所以難也。春秋鄖子之國，杜預謂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。章懷太子曰：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。蓋因古國名置鄖州于沔陽也。」

按：後周置鄖州總管府，隋志漏而不書，并鄖州亦不知所在。胡氏謂置鄖州于沔陽，亦以意度之，未有明證。考鄖州所領有安陸、城陽二郡。城陽即應城縣。見于隋本紀。而消難之降陳，授以大都督總督安、隨等九州八鎮諸軍事，尋又改安陸郡爲南司州。疑周之鄖州即置于安陸也。

司馬消難以鄖、隨、溫、應、土、順、沔、懷、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。注：「漢東郡順義縣，梁置順州。沔陽郡，後周置復州，後改沔州。」按：隋志：順義縣，梁置北隋郡，西魏改爲南陽，析置淮南郡厲城、順義二縣，立冀州，尋改爲順州。是順州爲西魏所置，非梁置也。梁

武帝父名順之，改順陽郡爲南鄉，豈當以「順」爲州名乎？志于沔陽郡云，後周置復州，大業初改曰沔州。不云後周改名沔州。注輒改以當此沔，未審所據。考後周書魏廢帝三年，改江州爲沔州，即隋沔陽郡之甑山縣也。甑山爲消難所領八鎮之一，則沔州之在甑山無疑矣。隋志于江州改名沔州一節既已漏落，又云建德二年州廢，恐未可信。

淳于陵克祐州城。注：「祐州城地闕。」按：隋志無祐州之名。陳書沈恪傳：光大二年，都督荆、武、祐三州諸軍事，荊州刺史。陳置荊州于公安，武州于武陵，則祐州亦荆、楚所分也。是時淳于陵出師江外，先克臨江郡，而後克此城。臨江在歷陽，此城當相去不遠，似別有一祐州矣。

禎明元年。益、信、襄、荆、基、郢等州速造舟楫。注：「弋陽郡定城縣，舊置郢州。」按：隋志竟陵郡舊置郢州。此文基、郢相連，必是竟陵之郢州，非定城之郢州也。且定城所置之郢州，志云開皇初廢，則其時已無此州矣。

隋義寧元年。掩耳盜鍾。注：「此鄙語也。」按呂氏春秋：「范氏亡，有得其鍾者，欲負而走，則大鍾不可負。以椎毀之，鍾恍然有音。恐人聞之而奪己，遽掩其耳。」注以爲「鄙語」，

未之考耳。宋時有「掩耳偷鈴」之諺，見能改齊漫錄。

己巳，康鞘利北還。陳景雲曰：「按考異，是年七月己酉朔，則六月乃己卯朔，其月無己巳。

此定有誤，注未之及。」

唐武德元年。李密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，皇泰主命戮于左掖門外。陳景雲曰：「于洪建疑即于洪達。洪達縊燬帝，見考異所引蒲山公傳及河洛記。皇泰主加以慘戮，蓋正其弑逆之罪也。但『建』『達』互異，當有一誤。」大昕按：隋書宇文化及傳，其將軍于弘達爲李密所擒、送于桐所，鑊烹之。李密傳：遺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，執殺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。據此，當以「達」爲正。弘，又作洪。疑唐人避孝敬皇帝諱易之。

二年。竇建德執逆黨宇文智及、孟景。陳景雲曰：「上年宇文化及謀逆，有鷹揚郎將孟秉同謀。景，即秉字，因避廟諱嫌名易之。」隋書作孟秉。

四年。靺鞨渠帥。注：「靺，音末。鞨，音曷。」按：金史，靺鞨本號勿吉。勿吉，古肅慎地也。元魏時勿吉有七部。隋稱靺鞨，然則「鞨」當讀若「揭」，不當爲曷音也。古音「勿」如「末」。

貞觀六年。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。注：「咄陸，即阿史那彌射。此當參觀高宗顯慶二年考異而詳辨之。」按：咄陸本名泥孰。泥孰與彌射非一人。溫公考異已疑之。今反覆參考，則當時所立者實泥孰也。泥孰以受冊之明年卒，而彌射入唐以後累立戰功，沒于高宗之世，其非一人審矣。彌射傳雖有貞觀中遣劉善因立爲可汗之文，意者立爲小可汗，而非大可汗乎？且彌射與步真爭立，彌射入朝而步真自立爲咄陸葉護，則或彌射當日亦但爲葉護而非可汗乎？金石錄有阿史那彌射碑，今已不傳，無從決其然否。要

之，此咄陸必非彌射也。

十七年。上命圖畫功臣于凌烟閣，有譙襄公柴紹。注：「柴紹當作許紹。」按：唐史許紹、柴紹俱封譙國公。許紹傳不載其謚，而柴紹傳云謚曰「襄」。是通鑑不誤而注誤也。又新唐書李憕傳末列武德以來功臣姓名，首載凌烟閣圖畫諸人。惟張亮、侯君集以罪誅不預。內有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而無許紹名，則通鑑之非誤審矣。文苑英華載呂溫凌烟閣勛臣頌，却有許譙公紹。注蓋據此，而不知唐人固已傳聞異辭。溫公所據者正史也。

二十一年。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。注：「楊大年曰：翠微宮在驪山絕頂。」陳景雲曰：「史明言修終南山之宮，而云『驪山絕頂』，非也。」注未辨其誤而采之。大昕按唐書地理志：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，武德八年置，貞觀十年廢，二十一年復置，曰翠微宮。注不能引而妄引楊大年之說。驪山宮初無翠微之名也。

顯慶二年。以彌射、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。注：「彌射爲咄陸可汗，唐所冊也。步真爲咄陸葉護，自稱也。咄陸之號雖同，而可汗、葉護之尊卑有異，不必泥咄陸之號而傳疑，而彌射、步真實二人也。」按：溫公考異未嘗疑彌射、步真爲一人。其云咄陸即泥孰也。胡氏似誤會。

龍朔三年。注：「漢高帝爲太上皇營新豐，後人志其事。其辭云：渾鷄犬而亂放，各識家而

競人。」此潘岳西征賦之文，胡偶失憶耳。

垂拱四年。堂邑董元寂。注：「堂邑，漢縣。」陳景雲曰：「博州之堂邑，隋代始置，非漢縣也。漢之堂邑，乃今之六合耳。此承後漢書注及通典之誤。」大昕按：至德二年、梁貞明元年注引宋白云：「堂邑縣本漢清縣，發于二縣地。」此說得之。

天授二年。廢唐興寧、永康、隱陵署官。注：「元帝陵曰興寧，景帝陵曰永康。」按：注不言隱陵爲何人之陵。考唐書儒學傳云：「隱、章懷、懿德、節愍四太子并建陵廟，分人署置官列吏卒。」又唐六典云：「隱、章懷、懿德、節愍、惠莊、惠文、惠宣七太子陵署，各令一人，丞一人，掌陵園守衛。」乃知隱陵者，隱太子建成之陵。太子陵不別立名，以謚爲陵名也。

天寶十二載。斥候府果毅段秀實。注：「新書作隴州大堆府果毅。此從舊書。」按：地理志無斥候府之名，蓋轉寫之訛。當以新史爲正。

至德元載。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。注：「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、楚州山陽郡、滁州全椒郡、和州歷陽郡、壽州淮南郡、廬州合肥郡、舒州同安郡、光州弋陽郡、蘄州蘄春郡、安州安陸郡、黃州齊安郡、申州義陽郡、沔州漢陽郡凡十二。」按：自廣陵至漢陽凡十三郡，注云「十二」者誤也。方鎮表亦云十二州，蓋轉寫之訛。當爲十三。未幾以光州隸淮西，則所領祇十二州矣。

上元元年。十月。置青、沂等五州節度使。注：「考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以尚衡爲青密節

度使。上元二年四月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。如此，則是年尚衡尚鎮青密，安得又置青、沂等州節度使邪？」按：「青沂」之「青」當作「淄」。舊唐書肅宗紀上元元年十月，殷仲卿爲淄州刺史，淄、沂、滄、德、棣等州節度使。即通鑑所稱淄、沂五州也。方鎮表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，領淄、沂、滄、德、棣五州，與舊紀正同。惟年月小異耳。尚衡所領者青、密、登、萊四州。殷仲卿所領者淄、沂五州。注家不悟「青」爲「淄」字之訛，故疑其參錯不同耳。

劉展軍于白沙。注不言白沙所在。按陸游入蜀記：真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。楊溥有淮南，徐溫自金陵來，覲溥于白沙，因改曰迎鑾鎮。則白沙即今儀徵縣也。

大曆二年。鄙諺有之：「不痴不聾，不作家翁。」注：「史炤曰：鄙諺，俚俗所傳之言也。」吳曾曰：「按慎子曰：不聰不明，不能爲王。不痴不聾，不能爲翁。」乃知此語久矣。北史長孫平傳引諺云：「不痴不聾，不作大家翁。」南史庾仲文傳亦云：「不痴不聾，不成姑公。」

十四年。置于翰林爲學士。注：「翰林故事曰：凡學士無定員，下自校書郎，上及諸曹尚書，皆爲之。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，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。」按：此注云學士無定員，而天寶十三載注又云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，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，則非無定員矣。白居易詩亦有「同時六學士」之句。

建中二年。以李芃爲河陽懷州節度使，割東畿五縣隸焉。注：「芃，居包翻。五縣，河陽、河

清、濟源、溫、王屋。」按：以唐書地理志考之，五縣之中當有汜水，無王屋。李范傳亦云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，則注說誤也。唐書音義：范，符中切，此云居包翻。考「范」、「范」二字，形聲俱別。如讀符中切，當从凡，如讀居包切，當从九。李范字茂初，則符中之音爲是。

開成三年。如京使王少華等。注：「唐置如京使，以武臣爲之，內職也。未知所職何事。」

按宋史，王旦謂唐設內諸司使，悉擬尚書省，如京倉部也，莊宅屯田也，皇城司門也，禮賓主客也。然則「如京使」乃掌倉庾之官，取詩「如坻如京」之義。

大中二年。臣庶之家遷徙不常，故有自陽宅入陰宅，陰宅入陽宅。注不言陽宅、陰宅之說，今相宅書以坎、離、震、巽爲東四宅，艮、坤、乾、兌爲西四宅，視人年命爲吉凶意，即陰陽宅之說乎？

十年。但鄭光殢我不置。注：「此實言牽于母黨之愛。」注不及「殢」字義。按廣韻：殢，極困也。

十二年。蔣伸起，上留之，曰：「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。」注：「次對官，獨對宰相皆同人對。」

按：是時蔣伸以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，故常獨對宰相或二三人，或三四人，皆同班奏事，故不得獨對。注以「次對官」當之，非是。唐、宋以待制爲次對官，伸未嘗爲待制也。

元微之承旨學士院記：「舊制，學士無以承旨爲名者。憲宗以永貞元年即位，始命鄭公絅爲承旨學士，位

在諸學士上。凡大誥令、大廢置，丞相之密畫，內外之密奏，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，它人無得而參。」正謂此也。

咸通四年。置天雄軍于秦州。注：「代宗姑息田承嗣，以天雄軍號寵魏博，尋以其悖傲，削之。今復于秦州置天雄軍。至于唐末，魏博復天雄軍號，秦州不復號天雄矣。」按：通鑑廣德二年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，從之。新唐書田承嗣傳亦有「寵其軍曰天雄」之文。而舊史紀、傳，新史方鎮表皆不載。疑本無此事也。注云以「悖傲削軍號」，亦以意度之，初無所據。恒冀屢拒王命，未聞削其成德之號，何獨于魏博削之？且使果有天雄軍號，則既削之後早當請復，何待天祐元年始賜號乎？蓋秦州置天雄軍，在魏州天雄軍之前，而承嗣在魏博時未有軍號也。通鑑于咸通九年書「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」，亦誤。全皞爲魏博節度時未有天雄之號，且係見任，不當有「前」字。

十三年。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，專殺長吏。朝廷不能平，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。國昌稱疾不赴。注：「史言沙陀跋扈，不待殺段文楚而後動于惡。」按：舊史懿宗紀，李克用殺段文楚，自稱防禦留後，即在是年十二月。通鑑據唐末三朝見聞錄，以爲乾符五年事，故注有此言。今反覆參考，克用之殺文楚當在是年十二月，而國昌移鎮大同之日，必在文楚被害之後。蓋文楚既死，軍中請克用爲留後，朝廷不許，乃除盧簡方爲大同軍防禦使。且諭國昌，令其子束手，待朝廷除人。既而克用不奉詔，乃除簡方振武節度使，而移國昌大

同，欲使制克用也。通鑑于是年書「徙國昌大同防禦使」，又于乾符五年四月書「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」，蓋誤以一事爲兩事。而國昌徙鎮之命，亦當在咸通十四年，非十三年也。

乾寧二年。己丑，克用進軍渭橋。
按：上文書「七月丙辰朔」，己丑距丙辰三十三日，不得同在一月。按目錄，是歲八月乙酉朔，則己丑乃月之五日也。「己丑」上當有「八月」二字，

注未及舉正。

天復二年。汴軍圍晉陽，營于晉祠。
注：「晉陽有晉王祠。」
按：元和郡縣志：晉祠一名王祠，周唐叔虞祠也，在晉陽縣西南十三里。
北史：薛孝通曾與諸人同詣晉祠，皆屈膝盡禮。
孝通獨捧手不拜，曰：「此乃諸侯之國，去吾何遠？」
冊府元龜：唐貞觀三十年正月，幸晉祠。

天祐三年。以朱全忠爲鹽鐵、度支、戶部三司都制置使。「三司」之名始于此。
按：唐自中葉以後，軍興急于財賦，戶部、度支本尚書二十四司中之兩司，往往以大臣判之，而諸道鹽鐵轉運使亦以貴臣兼領之。
昭宗乾寧二年，三宰相徐彥若領鹽鐵轉運使，王搏判度支，崔昌遐判戶部。
天祐元年，三宰相裴樞領鹽鐵轉運使，獨孤損判度支，柳璨判戶部。
哀帝天祐二年，三宰相柳璨領鹽鐵轉運使，張文蔚判度支，楊涉判戶部是也。
至是而財賦三司悉歸全忠，又加以都制置之名，則增減輕重可任意行之矣。
注未詳三司建立之始，故及之。
後梁開平元年。是時惟河東、鳳翔、淮南稱天祐，西川稱天復年號。
注：「天復四年，梁王劫

昭宗遷洛，改元天祐。河東、西川謂天祐非唐號，不可稱，仍稱天復五年。是歲梁滅唐，河東稱天祐四年，西川仍稱天復。按：注文不及鳳翔。今岐山縣法門寺有李茂貞重修塔廟碑，叙事皆以「天復」紀年，至二十年止，而碑末乃書「天祐十九年」。然則後梁受禪之日，鳳翔仍稱天復，不稱「天祐」也。蓋鳳翔近于蜀而遠于晉，故紀元亦與蜀同。及王建稱帝改元，而鳳翔猶用天復之號。久之，晉日盛強，滅梁之形已成，乃改稱天祐，以自同于晉。鳳翔之稱天祐，殆在後梁龍德以後，亦不過一兩年耳。天祐十九年即梁龍德二年。溫公未見石刻，故所書未得其實。

名其所居爲宮殿，妻稱皇后。注：「茂貞自爲岐王，而妻稱『皇后』，妻之貴逾于其夫矣。」

按：「皇后」當作「王后」，蓋取戰國及漢初諸侯王妻稱后之例。注說非是。

貞明元年。晉王以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。考異曰：「莊宗實錄云爲軍城使。存進傳云都部署。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。今從之。」按：呂夢奇撰存進神道碑，本云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，它書作「巡按」者即「巡檢」之訛。或稱都部署，或稱都巡檢，各從省文，似異實同也。

後唐同光二年。進岐王爵爲秦王。考異曰：「茂貞改封秦王，薛史無的確年月。實錄，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『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』。豈有『秦王』封『秦王』之理，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。」按舊唐書：景福元年以岐王李茂貞爲

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，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、進封秦王。則茂貞于唐昭宗之世已由岐王進封秦王矣。唐亡之後以地狹不敢稱帝，其稱秦王如故。史云稱岐王者，非也。及莊宗滅梁，茂貞上牋猶以季父行自處，儼然敵國之禮。至是始上表稱臣，故因其舊封授之，錫以冊命。實錄上云「秦王者，茂貞自稱」，下云「秦王者，莊宗所命」，于文義無嫌。溫公以意改之，轉失其實，注亦未能舉正也。

天成元年。存渥至晉陽，李彥超不納；走至風谷，爲其下所殺。注：「風谷，恐當作嵐谷。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，置嵐谷縣，屬嵐州。」按：風谷在太原縣西五里。朱彝尊曰：考北齊書段韶傳：突厥從北結陣而前，東距汾河，西被風谷。又唐創業起居注：煬帝于樓煩置宮，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。則風谷之名著于載記久矣。胡三省謂「風谷」當作「嵐谷」，諺云：南人不識嵐厓。其類是歟？

三年。河南相公恭謹好善。注：「從厚時爲河南尹，故稱之爲『河南相公』。」按：當時稱「相公」者，皆使相也。從厚時爲河南尹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故有相公之稱。從榮亦加平章事，故下文亦稱相公也。

後晉天福元年。張敬達曰：「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。」注：「歐史：張敬達，明宗時屢遷彰國、大同節度使，徙鎮武信、晉昌。然明宗置武信軍于遂州，尋爲孟知祥所陷，敬達未嘗往鎮。」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。歐亦考之未詳也。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塘；建雄

軍，晉州也。歐史誤以爲晉昌耳。不知武信緣何而誤。」按：舊五代史末帝紀，清泰二年十一月，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晉州節度使，張敬達傳亦云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，則武

信當是武寧之訛。武寧，徐州軍額也。胡氏未見薛史，故疑而未決。

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。注：「吐蕃、契丹皆大太相。」注當有訛字。「相溫」，遼史亦作「詳穩」，蓋其官名。「太」當爲「大」也。考異謂蕃名太相溫，漢名高模翰。溫公亦不知「詳穩」爲契丹官名也。

唐主登玄武樓自焚。注：「年五十一。」按五代會要：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，是歲乙巳。清泰三年崩，丙申歲。年五十二。注云五十一年者，誤也。莊宗亦以光啓元年生，故有「阿三與我同齒」之語。

四年。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。注：「康化軍亦吳于統內所置節鎮，或南唐置之，其地今無可考。」按：康化軍置于池州，見徐騎省集。

開運二年。皇甫太師寂無音問。注：「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，而安審琦以『太師』稱之，蓋五季之亂，官賞無常，當時相稱謂不復論其品秩，就人臣極品而稱之。」按：五代之世，

刺史檢校官有至公師者。皇甫遇以使相而檢校官，至太師固無足怪。注說非也。

三年。趙在禮更歷十鎮。注：「在禮起于鄆都，徙義成，不行。後歷橫海、泰寧、匡國、天平、忠武、武寧、歸德、晉昌。凡十鎮。」按：在禮未嘗到義成任。注所據者歐史。以薛史考

之，則清泰中又嘗鎮山南東道，并魏博爲十鎮也。

後漢乾祐二年。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于峒峿鎮。注：「峒，達貢翻，又從董翻。」按：「峒」當爲「峒」字之訛也。古書本作「司吾」，後人增加山旁。胡氏讀爲「崆峒」之「峒」，非矣。